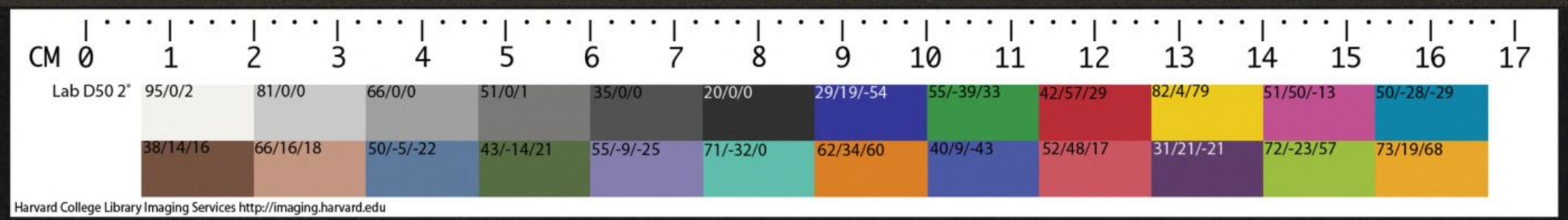
T2720/7914B
1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二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令
庠生沈國元校正

成祖文皇帝紀

癸未 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封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三錠折米一石九品襍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安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綿折鹽折
鹽鈔例日薄日削正統以後則有
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雜職無
不皆然者矣國初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僅值錢
二文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愚故於
治安要議所以有小官之俸不可折減之條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
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
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
視諭之曰朕居深宮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
目其用心恣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聞
○上慮獄因有淹滯寃抑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引奏仍
依洪武中例會官于承天門覆審施行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爲北
京行部以郭資雒佥並爲行部尚書平安行都督佥事所
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遣使賫書往迤
北諭韃靼鬼力赤可汗曰元運既衰我　皇考太祖皇帝
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
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惟奉可汗正位
特差指揮桑兒悅惚等賫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
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爲一家
使邊城烽堠無聞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

遣勑諭虜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武定侯郭英卒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勑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預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按我　成祖汲汲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遲遲歲月感人之道至矣柳以預許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而有難爲言歟

遼東都指揮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遼遼東三萬衛永不能進襲又匿不以聞及來朝復隱不奏　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按國初邊臣欺蔽之誅甚嚴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潘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其源自縣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厰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更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改寧王府于南昌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與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

大寧畀元良哈

拨元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爲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王子權于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朵顏福餘大平行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王子權于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朵顏福餘大軍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爲我藩籬　成祖靖難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于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盡畀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途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艸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强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僅收縮譬之左臂癱睡則上谷孤子後背徧傻則陵則盧龍蹕薄哽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腦背則時陵寢警逼失計甚矣

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朝　中宮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河南裕州言地廣民稀請於山西澤潞等州縣無田之家分丁耕種　上命該部行之○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賞宜令一槩操練　上曰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馭夷之道當斟酌行之○命修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南陽鄧州宮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大怒曰廢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今及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四月勑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審于用人或取

諸亡國或舉于佐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曹彬相與協心同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蒞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繼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密之嚴者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敕有司督治訖無成績原吉至浙西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堰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濬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上從之于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跨浦口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責三江入海之跡水

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有能稱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鈔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楮易于昏爛雖則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

按宋置交會金元始造交鈔漢唐以前無是也鈔制非惟易于昏爛而千文爲鎮無奇零亦不便于細民貿易所以終有不行之弊有國者無之可也

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梗所爲不法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按二王始以不道見廢于建文復國而猶不悛若此其視蜀獻王鸞迥別

進封駙馬都尉表容李讓侯爵容尚　上女永安公主讓尚永平公主前在北地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群臣以爲請　上曰朕非忘之俟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乃封容爲廣平侯讓爲富陽侯子孫世襲○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　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令淇國公丘福等議擬以聞于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故涇國公陳亨之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貞之子王通爲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濟濫獄事

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于 上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勑諭曰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 太祖聞之怒秦府官屬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皆周王封地汝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巡按福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言軍民諸司彼此頡頏非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申本衛逕令有司理辦有乖治體請自今官府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通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逕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既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亦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爲便 上悉從之命禮部同行諸司遵守

九月號謚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

后○勅戶部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閒田地無人開墾者即於常歲租額內削除之○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訓啟知之有司令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使考索常觀韵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頼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運粮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按是時會通河未開故爲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內臣提督市舶始此

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爲吏科給事中以言事稱旨也○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刀暹荅侵威

達地擄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勑沐晟遣人諭之既而刀暹答悔懼還所擄知州及威達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僱飢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　上初登極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已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而死諸子皆被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璿尚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飾龍鳳玉帶僭用紅韔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叛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盛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雖以歸附一時獲宥而後來俱不得其死噫諸人之死若鍊鉉輩之死僅遲數月間耳而曷嘗而無愧乎

日本入貢○韃靼鬼力赤及阿魯台率衆攻甯刺馬哈木大敗○靖安侯王忠安集北平○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

遂至彫耗當時雖得舍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阜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敝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奬之○承天門守衛千戶奏先晚工匠出門遺木牌無姓名有寶鈔提舉司字且條列本司官吏不法數字　上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速容有謬誤姑釋若此者衆無誡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才力不齊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其詳具進來

十一月　上欲知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汝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

猶默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參政孫浩廣東副使鄒祐坐事下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拿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暄暖足以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沍寒上召福等謂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閏十一月封黎倉爲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通政司趙豫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十二月解縉等奉勑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令淮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以建文遜去大內火時皆燬故也）○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

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定新舊武職比試廕襲例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選天下富戶實北京○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其實數奏○勑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繼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于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毋娟嫉蔽賢毋狥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自蘇松還言雖由故道八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爲考試

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先是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百人　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

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熞爲甌寧王奉懿文太子祀○廷試賜會榮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自是歲以爲常○日本屢寇濱海郡縣靖難後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縛至甌中蒸死至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餓　上喜厚賜之○福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爲寇郡縣以閒命禁民間海船有司防其出入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爲皇太子郡王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命吏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

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仍兼
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
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爲左中允修撰李廣
爲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爲司經局洗
馬餘贊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爲之初
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
也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 上
猶豫不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
指 宣廟也 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
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冊立
長子妃張氏爲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保
始復姓姚賜名廣孝 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
不高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賜二宮人亦不近 上乃
召還之○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
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 皇太子至是書成 上召
皇太子諭之曰修已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
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爲治汝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
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傳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

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開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令德○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之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汝等皆不可不勉又一日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萬幾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强于已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進士李衝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

後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馭之得其道耳

五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　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被哈密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幸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　文皇行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勑遼東都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先是　上欲廣屯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于朝鮮至是其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酌綃一匹布四匹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匹○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鎣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蘇湖

按廣孝初爲僧其妹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妹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鄉往見妹妹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妹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妹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妹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會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遷戶內不復見

七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不許○饒州潘陽縣儒士朱友季請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李至剛解縉等請寘于法楊士奇曰當毀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　上從之即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

八月老撾送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蒼父子弒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弔伐情辭哀懇　上憐而納之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廩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自比于申包胥乞師興滅繼絕　上憫其忠命給衣食○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請講義　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淫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勑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胡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步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宥近四五屯輜重粮草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按近日近邊鄉落屯聚皆當遵此 聖謨則虜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

周王睦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豕玄兎白象靈犀之屬甚衆榮與解縉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月吳儼爲國子祭酒○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減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

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候有便風其人欲
歸或徙琉球導之去○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
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
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
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
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
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
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桑儀殿見是日縉
等妻入見　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

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粮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
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
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摠兵官宋晟擅寫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勑之曰前者御史言
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
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
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

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等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如後敢爾必論不宥○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酌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通政使趙燮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用　上曰此倖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設天津衛于直沽　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亭隩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成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粮別以小船轉運北京○上聞中官以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命錦衣衛逮治其罪且召府尹向寶責之曰爾職

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
畏而輒聽之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

按祖宗馭中官之嚴如此視正統後何啻天淵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
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幻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
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
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贊翊不
在尚書下故於賜眷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
資縉等皆與尚書同○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
有枉柳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論曰囚皆久於獄而
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
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
之果尚有寃即來白○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
氏訴益毋老無養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解縉
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
有差錫宴于禮部

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
分官民令于甘肅衛倉中納淮浙監庶邊儲易充從之○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
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

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
陳氏已絶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
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奎以甥襲之
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
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
罪人也如何可容○贈徐增壽爲定國公子孫世襲○禁
錮曹國公李景隆

按景隆坐僭踰不法及匿養亡命將謀不軌五府六部
都察院連章劾奏其罪并及其弟增枝　上初宥景隆
死惟沒其田庄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
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見　上呼曰陛下非臣
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宅人
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于獄幽閉其家人谷王
穗亦因而獲罪景隆疑其姓李
王爲　高皇帝之第十八子也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
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
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
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
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
四爲千戶所者二十四爲站爲地面者各七

寨兰尹氏直曰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毛
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漁其羣但不相統攝
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
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

而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京等布政司及淮揚鳳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人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近自胡尚書世寧亦查稱各屯原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比者觀之我太祖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剝民當國深得王道藏富于民之意可謂盛德也已瑣綴錄謂當時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正指此也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徒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乙酉 永樂二年

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董璇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

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緝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莫不歆其榮○北京刑部尚書雒魚言事詆訕詣　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御史陳璚等劾奏魚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降勑奬諭之○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勑往問安南國胡奎俾具篡奪陳氏之故以聞○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　粟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從之○襄義解緝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別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致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違違以馬易茶及以它物以資國用來達人也其聽之○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三月改工部尚書黃福爲北平行部尚書以宋禮代之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也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最胜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違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于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五月　上汉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仆銕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七月賜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而賜勑奬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曰益聚近邊甘肅總兵官都督宋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

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
上大喜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
兒灰爲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住爲陝
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爲指揮千百戶
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
仍給與允誠等牛羊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
差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摠
兵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
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還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者

校此即晁錯策所謂降胡義渠益
以邊郡良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術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巳等
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撫
諭臣愚以爲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
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
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
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
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孰黎則令隨産納稅一切差
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産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
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上以海
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

各設驛以館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丘濬撰夏忠靖公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畜積一時賙資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于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戶艦航海以通西南諸酋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于戶部公晝夜之焦勞經營綴葺未嘗缺乏亦爲難矣

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時丘福朱能言其父王靖難功大輔從征之功亦多故也

九月禮部尚書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爲儀制司郎中以刑部尚書鄭賜代之擢眞定府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

十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爲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加其柔遠安邊之功也命子孫世世承襲子瑄瑛皆尚　上女爲駙馬都尉瑄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爲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藏方孝儒詩文令刑部出榜曉諭天下都行燒毀敢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朴偶註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儒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　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禮部進冕服圖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

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攷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即命頒之所司永爲儀式○盜殺駙馬都尉梅殷

王世貞曰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　遺詔誓劒勉强釋兵以直言取忌忽密旨令駙馬王雲募能刺都駙者宮超三級王廉知失機指揮許至發到四十餘人奏報　上大恱令其夜侯其早朝到小舟扣竹橋擁其登舟待行渡脚板即掀擠其下水淺不能沒奮舟駕其背死大長公主朝號慟語　太宗命即捕許至等詰問已決于梅都尉舟仇對曰有旨　上怒即命金瓜鎚折其齒并其從皆斬于竹橋以報都尉其三子皆至今世襲指揮使云按謀殺梅殷者都督僉事譚深趙彝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亦無所謂私恨及窺伺有之奉旨則謀矣二子皆指揮使一爲都督同知

丙戌　永樂四年

正月考寧北京及天下文武官○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盜也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遣使賫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义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勑道义捕之道义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义白金千兩織金彩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罷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滿束兒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姓名以滿束兒灰爲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剌

台爲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户
等職並賜冠帶誥勑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涼州莊浪寧
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
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
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
將晡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
計議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詔建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
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上以太祖御製嘉禾諸勑后

宋演成軸賜諸王尚書侍郎内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
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爲考試官取
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
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
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禮部購求
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
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
集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
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

脫脫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勿納失里之弟也　上登極遣使來朝
密安克帖木兒者勿納失里之弟也　上登極遣使來朝
貢馬因封爲忠順王尋爲鬼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
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其國撫
恤其民○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
國王孫陳天平還國其篡國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
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上
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奎易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爲甥
求權署國事　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
師愬其實　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以國　上未

知許遣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薛岩謫廣
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
等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
舞踴躍中遣騎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屬
于路中以爲實然遂進度隘留鷄陵二關將至芹站山
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
刺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
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岩皆死中等不得
已引兵還事聞　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葢尔小醜罪
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

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　上遂決意興師○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勑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勑蜀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粮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答剌罕賫勑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曰曩者丑閭回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帖不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況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則當人之旋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它日進退兩難雖悔莫及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齊王榑之國　上面諭曰毋忘患難榑至國復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詛訊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圍圍築墻垣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上變告榑匿人滅口　上賜書索珙及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　上以橚書示榑

樽來朝面謝廷臣劾樽罪請論如法樽厲聲曰奸臣譖我
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樽
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遣罪斥齊府諸僚盡出
王繫囚及諸不法罷械羣臣又以教授葉垣等不正救請
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
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温詞開諭至六七不
悛教授秦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樽留京
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
州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
言聖德所感召請率百官表賀不許○回回緒思牙進玉
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
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使二長官司五以統
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詔往撫諭諸夷
至大小古剌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
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
剌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
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劻近未附之民
從之于是以大古剌酋撒的那浪匠馬撒西騰罔怕並爲
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賫詔印敕符往賜之

按二宦官慰五長官今一統豈非以其荒遐之極後終不能通也與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爲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摠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寧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武臣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且近有過不宜獨任者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爲君時王珪魏徵初有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

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有言○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敕致仕乃諭胡廣等朕守藩時至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論最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朱濬爲刑部尚書

閏七月文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達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磚瓦徵天下諸色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縣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半年更代並人月給米五斗○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使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勑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

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

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披壘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鷄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樁內諸江海口每下樁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二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庚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弟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計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樞還　上親爲文祭之極其悲恰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捷有膂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靡有遺策爲將善撫士卒效之日將校皆爲流涕云

○朱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

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按洪武永樂二朝北旨行海運不獨便于轉漕實令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馴至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橫于遼海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隸之蘇松一帶咸被荼毒至于燔城郭劫倉庫緣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攖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慊慊欲復海運爲此也

西城亦力把力國入貢

按其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古龜茲國也

十二月蘇翰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濱先是驍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永泉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如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道兵夜襲其城以然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揚等皆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响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宋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

象皆殿栗又爲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官軍長驅而
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
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
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
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　皇考皇妣車駕
幸齋壇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
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
其中官侯顯賫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　上躬往視之
無拜跪禮合掌而已○既寧王乞熙暴卒邸中忽火起驚
仆地卒時年十六謚曰定哀簡

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絮金銀器
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爲大國師並
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大敗黎
賊于富良江時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每舟聯
亘十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
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
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爲赤乘風長驅至
黃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
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　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命胡廣製碑文

四尸　皇長孫出閤就學御名曠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

丁亥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於外漢王高煦怨縉言於　上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坎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貶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丸江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遠東甘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祀　皇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

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雀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

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

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

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按番僧多善幻術此所謂慶雲天花白象青獅之類無亦其幻也與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

心開導凡經史所載考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

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罷識

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爲能也

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

僚屬○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

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敷陳情悃謂當黎賊

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

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

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

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

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爲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遁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艘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復於永盆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黎苞并賊將僞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餘衆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布政司以黃中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宗顯爲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充置交趾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共十七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命內侍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

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旨僞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爲名大爲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干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勑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侍讀學士王達卒

按達字達善無錫人自縣學訓導以薦陞國子助教上即位用姚廣孝言陞翰林院編修再陞侍讀學士達謙和恭順爲文章以詩名　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達卒年六十五命有司歸其喪

七月甘肅摠兵官西寧侯宋晟卒○兵部侍郎黑麟卒

按麟吠西高陵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御史尚嚴刻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麟爲御史時有狠長罪不應刖麟假煉成獄奏刖之麟恒有歉于心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足刖腐盡乃死論者以爲冥報云

乙卯　皇后徐氏崩謚曰仁孝皇后

后疾劇　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　上恩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悄　上寬念之　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弃之不以小才而北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報　上恩矣願無驕嘉外家　上泣后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惟　上割恩自愛勿以妾故傷聖心遺令　太子身没之日喪祭務從簡省毋妨臣民　上哭之慟羣臣奉慰后崩　上曰　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歸處宮中其　念惟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后中山王達女也博通載籍每覽古人言行之懿者即思曰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人倣而行之洪武九年正月冊爲燕王妃恭勤婦道　高后深愛重　高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常　上靖難太子守國事多稟命

上入正大統　后正位中宮愈益祗勤每以親親仁民
養賢訓儲爲言　上悉嘉納嘗命婦入見賜冠服鈔幣
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饌食必有德行之
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
有形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嘗情
朋友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　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
今　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今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
婦可不有以輔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
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喜觀女憲女戒書採其要
類編之名勸善書卒時年四十六　太子及漢王趙王
皆后
出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交趾左參政

八月議設海運都督運使司○勅宋禮金純古朴師逵劉
觀等以營建北京取材於外宜節量人力俾無恣怨各盡

乃心毋忽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賫露布檻送黎季犛黎
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
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　上使問季
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
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
有司給衣食

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
府同知賜勑慰勉　上復親製詩祭之○初設屯田僉事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　上命翰林臣解縉等採各

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韵庶幾考索之便縉等受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篤及縉總兵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摠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者充篡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十人凡四歷寒暑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此書後竟以卷目大繁不及刊布而廢○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出身署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爲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胡廣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十二月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三丰　上嘗近侍中以濙忠實可託命徧行天下以搜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雖窮鄉下邑軼跡無不到其在湖湘最久垂十年始還朝或曰此舉爲踪跡建文君也濙常州武進人○以張信爲尚寶司丞信萊州掖縣人性至孝母嘗病醫不能愈信焚香籲天刲股和湯以進母病遂愈

事聞 上嘉之下詔旌其孝行徵爲尚寶司丞○改造海運船二百五十隻備使西洋○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以 太祖高皇帝戒飾功臣銕榜及勑肯頒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

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

怒謫居中宮○撤馬兒罕同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 永樂六年

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斂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丁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者

二月定巡狩禮

三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刻布政司按察司奏以

柏生花爲瑞　上賜勅責之既而鹽卿揚州二府復言檜
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爲災有司徃徃蔽不以
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
務諛悅者可惡仍降璽書切責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
削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甲日就
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
爲民種田
霍氏韜曰奸人避罪多削髮爲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我　成祖深鑒其弊凡子弟擅削髮爲僧及懶民不力田亦削田則不惟邊方可固而貧民亦得所也
勅福建諸司及各衙門務自今加意恤民毋許迫徵宿負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
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
四百七十有二焉○鄭賜卒改刑部尚書
書以都御史劉觀爲刑部尚書
按賜初爲北平布政司參議建文召爲工部尚書上即位景隆言賜爲建文所用罪亞齊黃逮至　上問賜吾嘗何如待汝乃遂相背耶對曰亦盡臣職耳　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尚書同官數短之　上前　上雖素亮而賜懷朝參至是卒　上遣官祭塋雖木嘗側媚以求容而整以存身其情亦可憫云
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本雅失里時鬼力赤衰虐中迎本雅失里北行故再
子孫之厚曉以從違之介禍福攸係不報

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爲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

按夏忠靖謂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此謀遠名言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此　仁宗朝賞功良法也正統以後則有大不然矣王驥麓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者遵　祖宗良法夫豈冗濫至此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有國者尚念之哉

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虜王坤帖木兒被弒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戕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

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侍郎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慙而退

八月壬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聖諭以田土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重人不能堪仍從輕例○交趾巒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附將遣赴京師復逃回去頃化州僞官鄧悉阮宴等聚衆謀作亂悉等推定爲王僭號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于闐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襲越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剌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剌爲滿剌加國王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丘氏濬曰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在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榜葛剌

國呂宋國合猫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
恩國古里班卒國甘抱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婆
羅國彭亨國隣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祖麻國柯
枝國麻剌國忽魯謨斯國治納撲兒國加異勒國溜山
國阿哇國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奇剌泥國夏剌北國窟
察泥國烏涉剌踢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榜剌國
齊入可意國坎巴爽聲國左法兒國墨葛達國八答黑
滴國日落國凡三十餘國皆西洋國也前代皆未嘗通
國如此見我 朝威德所被至廣至大而無以加矣誠
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
隆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

十月 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
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彝典統馭之初已陞順天
府爲北京今海內清寧萬庶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將
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
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
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
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涼州韃官
都督僉事吳允誠之子吳荅蘭柴秉誠之子柴別力哥等
自陳戴朝廷厚恩父居邊境願率精騎巡邏漠北以圖報
効從之時鬼力赤爲衆所戕北虜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
附而奔潰者故吳荅蘭等請出塞自效○侍講楊榮連丁
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塞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輔導云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于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于交州完守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爲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

○山西靈丘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循例給粮至是八歲有司奏請罷給

